

# 似鳳四凶鳥之來歷

## ——以日本尊經閣文庫本《天地瑞祥志》 引《樂斗圖》為端緒

松浦史子\*

### 摘要

般人把鳳凰視作「風神」崇拜，然有關鳳凰的記載則是要到漢代之後的文獻中才頻頻出現。在漢代讖緯思想盛行之下，鳳凰大都被當作天子善政之徵的「仁鳥」，記載於緯書和史書中。

另外，從六朝到唐代的一系列瑞祥志中，常見與「鳳凰」配套的「近似鳳凰的四凶鳥（發明、焦明、鸛鷖、幽昌）」。<sup>1</sup>對此四凶鳥，據筆者所知，目前尚無專論探討。故筆者欲通過史書中的相關記載之考察，和對從六朝末至唐代流布於亞洲一帶的瑞祥志（日本前田尊經閣文庫《天地瑞祥志》、敦煌文書《瑞應圖》）之比較研究，來探討此「近似鳳凰的四凶鳥（發明、焦明、鸛鷖、幽昌）」之來歷，與其在《樂斗圖》中所展現的矛盾現象。

**關鍵詞：**五鳳、天地瑞祥志、瑞應圖、樂叶圖徵、樂斗圖、五行志、符瑞志

---

\*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On the origin of the four inauspicious birds  
resembling the phoenix in propitious  
monograph.——From the 《樂斗圖 Yue dou tu》  
quoted from 《天地瑞祥志 Tian di Rui xiang zhi》  
in Maeda Sonkeikaku, Japan**

Matsuura FUMIKO\*

**Abstract**

The phoenix was regarded and worshipped as the God of Wind by the Ying people but literary records about phoenix only appear frequently during the Han Dynasty. Under the prevalence of divination ideology during the Han Dynasty, the phoenix was looked upon as a “Benevolent Bird” that symbolizes the ruler's good governance, as recorded in books of divination and history.

In addition, propitious monograph series from the Six Dynasties to the Tang Dynasty period often depict the Phoenix together with the phoenix-like Four Inauspicious Birds(發明、焦明、鸛鷖、幽昌) in a same setting. To the best of this author's knowledge, there is currently no thesis investigating on the Four Inauspicious Birds. This is why this author wishes to examine historic literature and related records, using monographs from the end of the six Dynasties to the Tang Dynasty period (like the 天地瑞祥志 from the Maeda Sonkeikaku in Japan and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瑞應圖) to conduct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examine the origin of the phoenix-like Four Inauspicious Birds and their contradictions presented in the 樂斗圖.

**Key words:** Five Phoenix、Tiandi Rui xiang zhi、Rui ying tu、Yue xie tu zheng、Yue dou tu、Wu xing zhi、Fu rui zhi

---

\* Keiogijyuku University part-time instructor °

# 似鳳四凶鳥之來歷

## ——以日本尊經閣文庫本《天地瑞祥志》 引《樂斗圖》為端緒

松浦史子

### 導言

鳳凰歷史悠久，殷人將其當作「風神」崇拜。至春秋時代，亦可見於《詩經》、《論語》等經典中，然有關鳳凰的記載則是至漢代之後才於文獻中頻頻出現。在漢代讖緯思想盛行之下，鳳凰大都被當作天子善政之徵的「仁鳥」，記錄於緯書和史書中。

另外，從六朝到唐代的一系列瑞祥志中，常見與「鳳凰」配套的「近似鳳凰的四凶鳥（發明、焦明、鸛鷖、幽昌）」。對此四凶鳥，據筆者所知，目前尚無專論探討，故筆者欲從六朝以降的史書和瑞祥志中的相關記載，探討此「近似鳳凰的凶鳥（發明、焦明、鸛鷖、幽昌）」之來歷，與其在《樂斗圖》中所展現的既代表吉兆又代表凶兆之矛盾現象。

### 一、《天地瑞祥志》引《樂斗圖》中可見的「發明、焦明、鸛鷖、幽昌」

「瑞祥」為戰國時代所成立的天人相關思想，是上天感應為政者之政治表

現所出現的祥瑞現象，尤其是漢朝以後，其與讖緯、陰陽五行說結合，大為盛行。而被稱作「四靈」的鳳凰、麒麟、龜、龍則是瑞祥的代表。因這些瑞祥視為帝王善德感應之徵，故常被當作年號使用。此瑞祥思想於七世紀前後傳至日本<sup>1</sup>。在此筆者所欲關注的是與「近似鳳凰的四凶鳥（發明、焦明、鸛鷓、幽昌）」相關的，給日本的瑞祥、災異解釋帶來不少影響的《天地瑞祥志》。

《天地瑞祥志》成書於唐高宗麟德三年（666），由薩守真所編輯，為搜集天地災異和瑞祥的專門類書。<sup>2</sup> 其名稱最早可見《日本三代實錄》（876成書）的記載之中，而此書直至江戶時代仍被持續實際使用。此書亦可見於《日本國現在書目》<sup>3</sup> 天文類中，日本的陰陽道家亦常以此作為實際災害上的吉凶判斷的依據。

該書現存殘本皆在日本，共有三種，分別為前田尊經閣文庫本、<sup>4</sup>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本、<sup>5</sup> 以及金澤市玉川圖書館加越能文庫本，其中最完整的是前田尊經閣文庫本。<sup>6</sup> 此本不僅在各項目中附有「反切」，而且收有模仿《爾

<sup>1</sup> 在日本因瑞祥改元之例，最早為將大化6年（650年）改為百雉元年一事。

<sup>2</sup> 前田尊經閣文庫本《天地瑞祥志》「啓文」：「臣守真啓。（略）伏奉令旨、使祇承譴誡、預避災孽。一人有慶、百姓（又：太田補充）安。是以、臣廣集諸家天文、披攬圖讖、災異雖有類聚、而□相分、事目雖多、而不為條貫也……麟德三年四月、□日、大史薩守真上啓。」

<sup>3</sup> 《日本國現在目錄》是日本平安時代由藤原佐世編輯，為當時日本現存漢籍的總目錄。於日本寬平三年（891）成書。所載書目總共1579部1萬6790卷。

<sup>4</sup> 前田尊經閣文庫是加賀藩前田一族所收藏的書籍文庫。由前田綱紀奠定其基礎，收藏了日本和中國的許多珍本。現在位於日本東京都目黑區駒場。

<sup>5</sup> 緯書研究專家中村璋八指出，此本為尊經閣文庫本的抄本。

<sup>6</sup> 尊經閣文庫本《天地瑞祥志》是於江戶貞亨三年（1686），由加賀前田藩家臣二十人抄寫所成。二十卷中現存十卷（第1、7、12、13、14、16、17、18、19、20）。有關《天地瑞祥志》的研究，在七十、八十年代，首先有中村璋八的「《天地瑞祥志》について、附、所引索引」（《漢魏文化》第7号/1968）、太田晶二郎的「《天地瑞祥志》略説、附けたり、所引の唐令佚文」（《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報》第7号/1972）開啓了研究方向，繼之出現了很多後續研究的論文。比如水口幹紀的「延喜治部省式瑞祥の成立過程」（《史観》137/1997）、「延喜治部式瑞祥条の構成」（《日本歴史》

雅》、《瑞應圖》所作的三十四種「彩色瑞祥圖」【圖一】，因從這些圖像可知唐撰之瑞祥圖，故其被當作貴重資料加以重視。

關於此書，目前雖已有和原典對照的一系列研究，<sup>7</sup> 然尚無關於第十八〈禽〉的原典研究。故筆者欲對此進行探討，論述該書第十八「鳳凰（皇）」項之後所引述《樂斗圖》中，有關「發明、焦明、鸛鷓、幽昌」此「似鳳」四鳥之記述。

【圖二～五】

「發明」：「《樂斗圖》：東方鳥也。狀似鳳皇。鳥喙、大頸、羽翼。又大足脛。身仁戴智嬰義膺信負禮。至則兵喪之感，為兵備也。」

「焦明」：「《樂斗圖》：南方鳥也。狀似鳳皇。鳩喙、踈翼、負尾。身礼戴信嬰仁膺智負義。至則水之減，為水備也。」

「鸛鷓」：「《樂斗圖》：西方鳥也。狀似鳳皇。鳩喙，專形。身義戴信嬰仁膺智。至則旱疫之減，為旱備也。」

「幽昌」：「《樂斗圖》：北方鳥也。狀似鳳皇。銳喙、小頭、大身、細足、胫翼若鄰葉。身智戴義嬰信膺仁負礼。至則旱之感，為旱備也。」

---

第 596 号/1998)、「革命勳文」における類書・図書の利用について—天文・瑞祥の典拠とその意味」(《古代文化》51/1999)、「近世における《天地瑞祥志》の利用と衰退」(《早稻田大学 21 世紀 COE プログラム・アジア地域文化エッセンス 研究センター報告集Ⅱ》2001) 等有關該書之成書研究和在日本的接受研究，水口幹紀之一系列論文皆收於水口幹紀《日本古代漢籍受容の史的研究》(汲古書院 2005) 一書中。

<sup>7</sup> 《天地瑞祥志》所引的原典研究，有〈第一·1 啓文〉中可見的《漢書》·《晉書》〈天文志〉的研究(水口)、〈第一·2·明載字〉中可見的《漢書》〈五行志〉《玉篇》的研究(水口)、〈第七〉中可見的《開元占經》的研究(水口)，或是以〈第十二〉為主的《翼氏風角》的研究(水口)，以及在〈第二十〉中可見的《唐令》的研究(太田)等。

據此可知，「狀似鳳凰（皇）」的四鳥有如下特徵：①有「四方」（東、西、南、北）要素。②身體各部（身、戴、嬰、膺、背）有「五常（仁、義、禮、智、信）」的特點。③這些鳥一出現，就發生「凶事（戰爭、乾旱等）」。在此欲探討的是②和③之間的矛盾關係，即這些鳥雖有「五常」之特點，然卻被視為引起災害的凶鳥的原因。下面就其他相關書籍的記載，進一步考察此問題。

## 二、作為「瑞鳥」的「發明、焦明、鸛鷖、幽昌」

### （一）漢許慎《說文》——五方的神鳥

關於「發明、焦明、鸛鷖、幽昌」最早的記載，可見於漢·許慎《說文》〈鳥部〉的〈鸛〉中。值得注意的是，此記載中，四鳥與「鳳凰」搭配而成「東西南北中央」五方神鳥。（參見【資料 I】）

鸛鷖也，五方神鳥也。東方發明、南方焦明、西方鸛鷖、北方幽昌、中央鳳皇。<sup>8</sup>

由此可知，《天地瑞祥志》引《樂斗圖》所言四隻鳥帶有的①「東西南北」之要素，應是來自此記載。

### （二）作為《樂記》緯書的《樂叶（斗）圖》

——「發明、焦明、鸛鷖、幽昌、鳳凰」和「五音、五常」

下面從《樂斗圖》此書名考察四鳥的②「五常」特徵。《樂斗圖》原為《樂記》緯書<sup>9</sup>。在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緯書的基本研究》〈樂緯〉中，引孫穀《古

<sup>8</sup> 《說文解字詁林》第四冊（商務印書館，1930年）〈鳥部／鸛〉雲青案「唐寫本《唐韻》一屋〈鸛〉注引《說文》『五方皆神鳥，東方曰發明，西方曰鸛鷖，南方曰鷖（明十鳥），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皇。』蓋古本如是，今二徐本譌奪頗多，宜據補。」

<sup>9</sup> 其別名有《叶圖徵》（《玉燭寶典》）、《汁圖》（《太平御覽》）、《樂汁圖》和《樂叶圖徵》（《後漢書》）。

微書》之說，<sup>10</sup> 認為《樂斗圖》是部討論音樂和諧問題之書。而這些有關音樂和諧的內容，亦可見於如下的《樂斗圖》佚文中。

- ① 《藝文類聚》卷九十九〈瑞祥〉引《樂斗圖》：「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皇至。冠類雞頭，鶯喙，蛇頸龍形，麟翼魚尾，五采，不啄生蟲。」<sup>11</sup>（引文的下劃線與重點符號為作者所加。）
- ② 明孫穀《古微書》引《樂緯》：「角致發明身仁，徵致焦明身禮，商致鸛鷓身義，羽致幽昌身智，宮致鳳皇身信。」<sup>12</sup>

①是「五音」和諧得倫而鳳凰出現之例。②是發明等四鳥作為瑞鳥和鳳凰一起作為「五音」，呼應「五常」之例<sup>13</sup>。若從《樂斗圖》原是《樂記》緯書這一點來看，則四鳥的「五常」呼應「五音」之記載，是有其道理的。（參見【資料 I】）

綜觀上述有關「發明、焦明、鸛鷓、幽昌」的各種佚文，可知此四鳥本為與「鳳凰」配套而成「五方神鳥」之吉鳥，在漢代以後的緯書記載中，亦被解釋為五音呼應五常之吉兆。

<sup>10</sup> 孫穀《古微書》：「樂不叶則不可以徵、不可以徵則不可以圖也。此論其諧而傳者以成篇。」（參考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緯書の基礎的研究》國書刊行會，1976）

<sup>11</sup> 《藝文類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sup>12</sup> 孫穀《古微書》（中村璋八《緯書集成》1959引《古微書》三十六卷對山問月樓本：光緒十四年重刊）。

<sup>13</sup> 《禮記》〈禮運疏〉引《樂緯》中也有「宮致鳳皇、身信、羽致幽昌、身智」等記載。另外，關於《隋書》、《新·舊唐書》等〈經籍志〉中所記載的「樂緯三卷」，安居香山認為此即《樂叶圖徵》《樂動聲儀》《樂稽耀嘉》三篇。至於身體上有「五常」的鳳凰佚文，只見於《樂叶圖徵》，因此《古微書》（和《禮記》）所引《樂緯》應可視為《樂叶圖徵》。

### 三、六朝史書〈五行志〉中可見的「五色大鳥」 ——「凶事」特徵

#### (一) 晉·司馬彪《後漢書》〈五行志〉〈羽蟲之孽〉中可見的「五色大鳥」

##### 1. 《後漢書》〈五行志〉五色大鳥之記載和《樂叶圖徵》的凶鳥

然在《樂叶圖》佚文中，亦可見兼具「凶事」特徵的「發明、焦明、鸛鷓、幽昌」之例。其中最早之確例為晉·司馬彪《後漢書》〈五行志二〉〈羽蟲之孽〉「五色大鳥」之記載。(參見【資料 I】)

晉·司馬彪《後漢書》〈五行志二〉〈羽蟲孽〉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有五色大鳥集濟南台……

《樂叶圖徵》說五鳳皆五，為瑞者一，為孽者四。

梁·劉昭注《叶圖徵》曰：「似鳳有四、并為妖：

一曰鸛鷓，鳩喙，圓目，身義戴信嬰禮膺仁負智，至則早疫之感也。

二曰發明，鳥喙，大頸，大翼，大脰，身仁戴智嬰義膺信負禮，至則喪之感也。

三曰焦明，長喙，疏翼，圓尾，身義戴信嬰仁膺智負禮，至則水之感也。

四曰幽昌，銳目，小頭，大身，細足，脰若鱗葉，身智戴信負禮膺仁，至則旱之感也。<sup>14</sup>

據《樂叶圖徵》佚文，「五鳳」有五色，其中一隻是瑞鳥，另四隻為凶鳥。而梁·劉昭注引《叶圖徵》的佚文中，似鳳四鳥有如下特徵：①身體各部位有「五常」；②為帶來災異（旱、水、疫、喪）的凶鳥。這些特徵與《樂叶圖》的「五

<sup>14</sup> 司馬彪《後漢書》（中華書局，1998年）。



音」瑞鳥不合，而是與《天地瑞祥志》所引《樂斗圖》的四「凶鳥」的特徵比較接近。

## 2. 《後漢書》〈五行志〉的災異說和「鳳凰」

古來，與「瑞祥」對應者為「災異」。天子行惡政時，上天以災異作為「警告」。戰國以來的災異思想，只對天子要求責任，至西漢大儒董仲舒的《春秋繁露》，<sup>15</sup> 則是以陰陽二氣來解釋災異。之後，西漢·劉向以《書經》〈洪範〉的五行說解釋災異，編輯《洪範五行傳論》。班固《漢書》〈五行志〉根據這些災異論，以陰陽五行思想來解釋《春秋》記載的特異記錄。此後，歷代正史大都設有〈五行志〉，並記錄各代的災異、怪異。

另外，有關鳳凰的記載則到漢代以後才頻頻出現。尤其是作為善政之徵的鳳凰，在讖緯思想興盛的背景下，多記錄於緯書和史書中，而且與「鳳凰」相關之改元例子亦不少。相對於此，在漢以前災異思想的集大成《漢書》〈五行志〉中則未記載有關「鳳凰」的災異、怪異。

那麼，司馬彪和劉昭以兼具「凶兆」要素的《樂叶圖徵》「五鳳」中的發明、焦明、鸛鷓、幽昌，說明《後漢書》〈五行志〉〈羽蟲之孽〉的「五色大鳥」之出現，其原因何在？

## 3. 東漢政治和「五色大鳥·似鳳」

首先，概述《後漢書》〈五行志〉「五色大鳥」中有如下記載：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有五色大鳥集濟南臺，十月，又集新豐，時以爲鳳皇。或以爲鳳皇陽明之應，故非明主，則隱不見。凡五色大鳥似鳳者，多羽蟲之孽。是時安帝信中常侍樊豐、江京、阿母王聖及外屬耿寶等讒言，免太尉楊震，廢太子爲濟陰王，不愆之異也。（參見【資料Ⅱ、①】）

<sup>15</sup> 此理論能解釋災異責任並不只在天子，而亦包括天子之大臣與夫人（其外戚）。

司馬彪記載東漢·安帝延光三年二月，五色大鳥集於濟南台，十月又集於新豐的事件。當時的人把這些五色大鳥當作真正的鳳凰，有人以為鳳凰是陽明之瑞應，沒有明君時絕不會出現。對此，司馬彪判斷為「五色大鳥似鳳者，多羽蟲之凶兆」，認為「五色大鳥」之所以出現，是針對樊豐、阿母王聖等人進讒言導致大儒者楊震遭罷免，以及太子被廢事件之凶兆。

東漢安帝時期，為羌族入侵、乾旱導致財政吃緊的社會混亂時代，故從天人相關的陰陽五行原理來看楊震被罷免和廢太子事件，當時出現的「五色大鳥」應該被解釋為「凶兆」。至於「鳳凰吉凶判定」之問題，司馬彪在下文中引用了章帝時出現的數百隻鳳凰之例，云：

章帝末，號鳳皇百四十九見。時直臣何敞以為羽孽似鳳，翱翔殿屋，不察也。（臣昭曰；已論之於敞傳）。記者以為其後章帝崩，以為驗。（【資料Ⅱ、②】）

東漢章帝為一實行寬厚政治，奠定禮教國家基礎之明君，其執政晚期出現了一百四十九隻鳳凰。值得注意的是對此一大批鳳凰出現的何敞的言辭。直臣何敞認為當時的人不仔細觀察「羽孽似鳳（一大批鳳凰）」飛翔於殿屋此事。梁·劉昭注引〈何敞傳〉的內容如下：

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由待以殊禮。敞論議高，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為祥瑞。敞通經傳，能為天官，意甚惡之。乃言於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鸚鵡來巢，昭公有乾侯之危；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殞。海鳥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譏焉。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然不敢答。居無何而肅宗崩。

總之，司馬彪借此大批鳳凰出現原是章帝駕崩凶兆的何敞言辭來說明，安帝時

的鳳凰出現事件也須「仔細觀察」。司馬彪之所以判斷章帝時出現的一百四十九隻鳳凰亦是凶兆，在於章帝夭逝後，竇太后外戚幹政，專橫跋扈。此亦可作為司馬彪〈五行志〉中多引章帝時期因竇氏專橫導致災害例子之旁證。<sup>16</sup>

司馬彪又繼續列舉了明帝和宣帝時出現的五色鳥之例：

案宣帝、明帝時，五色鳥羣翔殿屋，賈逵以為胡降徵也。帝多善政，雖有過，不及至衰缺，末年胡降二十萬口，（爾）〔是〕其驗也。（安）帝之時，羌胡外叛，讒慝內興，羽孽之時也。樂叶圖徵說五鳳皆五色，為瑞者一，為孽者四。【資料Ⅱ、③】

西漢宣帝和東漢明帝時期，內政安定，外交採取積極政策。故司馬彪在此選用「帝多善政，雖然有過，不及至衰缺，末年胡族投降二十萬口，是其徵也」的五色鳥之例。此五色鳥出現之事，亦可見於《後漢書》〈賈逵傳〉中，據此傳所記，賈逵以宣帝時出現神鳥後，胡族（劉昭注：匈奴呼韓邪單于）即投降一事，來解釋明帝時出現的五色鳥亦為瑞祥。<sup>17</sup>另外，在〈明帝紀〉中，亦記載此五色神鳥出現後，西南異民族果然陸續前來獻納之事。<sup>18</sup>呼韓邪單于投降這

<sup>16</sup> 《後漢書》〈五行志一〉：「章帝章和二年夏，旱。時章帝崩後，竇太后兄弟用事奢僭。」「章帝時，竇皇后兄憲以皇后甚幸於上，故人人莫不畏憲。……後章帝崩，竇太后攝政，憲秉機密，忠直之臣與憲忤者，憲多殺之，其後憲兄弟遂皆被誅。」〈五行志四〉「章帝七八年間，群縣大螟稼，……：是時章帝用竇皇后讒，害宋、梁二貴人，廢皇太子。」等。

<sup>17</sup> 《後漢書》〈賈逵傳〉：「永平中……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宣帝感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劉昭注……宣帝時神雀再見，改為年號，後匈奴降服，呼韓入朝也。）

<sup>18</sup>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七年……是歲，甘露仍降，樹枝內附，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師。西南夷哀牢、僰耳、僬僥、槃木、白狼、動黏諸種，前後慕義貢獻；西域諸國遣子入侍。」

一事件，就發生於西漢·宣帝「五鳳」四年。然對司馬彪來說，良政時期的「五鳳」當不是凶鳥。

與宣帝、明帝時期相比，東漢安帝時期則為深受西域異民族入侵之苦的時代。<sup>19</sup> 司馬彪應是認為安帝時的五色大鳥出現事件，為安帝聽樊豐、阿母王聖等讒言而罷免楊震的凶兆，結果引起「(安)帝之時羌胡外叛」的凶事（【資料II、①a, b】）。其後，司馬彪又引用了《樂叶圖徵》「五鳳皆五色，為瑞者一，為孽者四」等文字，並舉了東漢末桓帝、靈帝時的五色大鳥出現之例。

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鳥見濟陰己氏。時以為鳳皇。此時政治衰缺，梁冀秉政阿枉，上幸亳后，皆羽孽時也。【資料II、④】

靈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鳥見於新城，眾鳥隨之，時以為鳳皇。時靈帝不恤政事，常侍、黃門專權，羽孽之時也。【資料II、⑤】

東漢國運從桓、靈二帝開始衰微（參見范曄《後漢書》〈儒林傳〉）。【資料II、④】中，司馬彪視桓帝時出現的五色大鳥為梁冀暴政之天譴之兆。【資料II、⑤】是靈帝時出現的五色大鳥之例，從中可知靈帝不問政治，因常侍、黃門等專權導致社會混亂。

以上是《後漢書》〈五行志二〉中的「羽蟲之孽」中，有關五色鳥之所有記載。縱觀《後漢書》〈五行志〉所採錄的五色凶鳥之事例，可發現大都是走向衰敗的東漢章帝晚期以後的有關災害的例子。由此可見司馬彪意圖以天人相關為基礎的陰陽五行原理來解釋東漢滅亡之理。另外，在《後漢書》〈五行志〉中，司馬彪和劉昭所引用的作為導致東漢王朝走向滅亡的凶兆的「五色大鳥」的記載，為《樂叶圖徵》之「五鳳」，即是與一隻鳳凰搭配的四隻近似鳳凰的

<sup>19</sup> 《後漢書》〈五行志〉中多錄安帝時西羌侵入例子，此亦說明司馬彪特別關注安帝時的異民族侵略。比如有〈五行志三〉：「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寇亂、軍眾征距，連十餘年。」和〈五行志四〉：「安帝永初元年，郡國十八地震。（略）安帝乃得制政，於是陰類並勝，西羌亂夏，連十餘年。」等。

凶鳥（發明、焦明、鸛鷖、幽昌）。

如此，司馬彪在《後漢書》〈五行志〉中提出「五色鳥並非是瑞祥之徵」之說，是因「司馬彪纂光武之後以究漢事」<sup>20</sup>，動機在加強政治上的主張，並非在對自然的解釋。於此展開的災異五鳳說，是將鳳凰神話與近代政治連結，亦包含著對司馬彪時代之歷史更迭的慨嘆。下面再從王充的《論衡》來繼續探討關於「鳳凰」和政治的關係。

#### 4. 「鳳凰」的真偽判斷和「政治」的關係

後漢·光武帝的漢朝再興(圖讖革命)之後，讖緯思想日益隆盛，有關鳳凰的記載亦有所增加。王充《論衡》是在如此風氣下孕育而出，此書〈講瑞篇〉、〈指瑞篇〉、〈是應篇〉都是有關「瑞祥」的專論。其中王充常言，在各種瑞祥之中，最難判斷真偽的即是「鳳凰」和「麒麟」。而在〈講瑞篇〉之中，王充亦云：「體狀似類、實性非也。今五色之鳥、一角之獸、或時似類鳳凰、麒麟、其實非真。」主張不應該只以「形狀類似」來判斷瑞祥的真偽。其後王充所言如下：

或問曰：「講瑞謂鳳皇麒麟難知，世瑞不能別。今孝章之所致鳳皇麒麟，不可得知乎？」五鳥之記，四方中央皆有大鳥，其出眾鳥皆從，小大毛色類鳳皇。實難知也。故夫瑞不能別。別之如何以政治。時王之德，不及唐虞之時；其鳳皇麒麟，目不親見。然而唐虞之瑞，必真是者，堯舜之德明也。孝宣比堯舜，天下太平，萬里慕化，仁道施行，鳥獸仁者，感動而來。瑞物大小、毛色足翼必，不同類。以政治之得失，主之明闇，準況眾瑞，無非真者。……案永平以來，訖於章和，甘露常降。故知眾瑞皆是，而鳳皇麒麟皆真也。」（東漢·王充《論衡》〈講瑞篇〉）<sup>21</sup>

<sup>20</sup> 新校本《晉書》〈志〉卷27，〈志〉第17〈五行上〉〈序言〉。

<sup>21</sup> 王充《論衡》，見《諸子集成》7（中華書局出版，1957年）。

王充針對章帝時出現的一大批鳳凰的現象，引用《五鳥記》「類鳳凰」之記載，解釋只從形狀來判斷真偽之難。如此，則該如何才能判斷「鳳凰的真偽」呢？其主張應根據「政治」來判斷。據此可知，司馬彪在《後漢書》中所言「鳳凰」應以其「政治」來判斷其「吉凶」如此看法，已於王充文中萌芽。<sup>22</sup>

然筆者更欲強調的是，王充在此引用的《五鳥記》中「類鳳凰」「四方中央皆有大鳥」之存在來對章帝時出現的鳳凰作吉凶的判斷。從此文章來看，這些五方大鳥雖然不一定代表吉祥，但也不一定就是凶兆。另外，王充是在以良政聞名的章帝在世時就開始編輯《論衡》的，無法預知章帝天逝後，竇太后外戚干政甚囂塵上這樣的政治變局。綜觀這些資料，如在《論衡》註釋中指出<sup>23</sup>，筆者認為此文章引《五鳥記》的「類鳳」是「五方神鳥」發明、焦明、鸛鷖、幽昌的可能性很大。那麼，作為凶兆的發明、焦明、鸛鷖、幽昌，是何時成立的呢？以下，欲從三國歷史中尋求其關鍵。

## (二) 晉·陳壽《三國志》中可見的「五鳳」改元 ——「五鳳」引起凶事說的成立年代

三國時代吳國發生一連串有關「五鳳改元」的事件。

（建興二年）十一月，有大鳥五見於春申，（明年改）〔改明年〕元。  
五鳳元年夏，大水。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冬十一月，星茀於斗、牛。（參見【資料II、1】）<sup>24</sup>

<sup>22</sup> 眾所周知，王充《論衡》徹底地批評非合理的災異說。可是在另一方面，其亦被指出書中可見當時的緯書思想。（安居香山「緯書と中国の神秘思想」平河出版社1988）

<sup>23</sup> 參考山田勝美《論衡》註釋（《新釋漢文大系 68, 69, 94》明治書院1983）。山田氏指出此《五鳥記》的「五鳥」就是《說文》〈鳥部〉記載的「五方神鳥（發明、焦明、鸛鷖、幽昌）」。

<sup>24</sup> 陳壽《三國志》〈吳書〉（中華書局，1998年）。

據陳壽《三國志》〈孫亮傳〉記載，吳建興二年十一月，五隻大鳥現於春申，翌年改元為「五鳳」。然之後卻發生夏有大水，秋時吳候英殺害峻覺，吳候英自殺等事。如此，三國吳的「五鳳」時期，雖然出現五鳳，然凶事依然繼續出現。

在關於《樂叶圖徵》五鳳的「凶鳥」成立年代中，筆者欲關注以善政聞名的西漢·宣帝時代亦有〈五鳳〉改元之例（參見【資料II、③】）。上述具備「五音·五常的《樂叶圖徵》五鳳」<sup>25</sup>，即能符合西漢·宣帝「五鳳」時代就是善政之史實的瑞祥<sup>26</sup>。更重要的是，在漢代文獻中，未見兼有「凶事」要素的發明、焦明、鸛鷖、幽昌的記載。但是在東漢以後，隨著王朝衰敗，「作為吉祥的《樂叶圖徵》五鳳」逐漸變成不符合現實政治的存在。然後至三國時代，雖再度進行了「五鳳」改元，然災異還是繼續發生。

一般而言，緯書是西漢末至東漢·章帝年間受禮教思想影響編輯而成的，然因有些緯書中不見漢代文獻，故推測其應是漢以後才成立的<sup>27</sup>。據此，再加上現存最早記載作為凶兆的「五鳳」者為晉代《後漢書》這一事實，則更能認定兼有災異要素的《樂叶圖徵》的凶鳥成立時代，應還要更晚。

總上所述可知，原是祥瑞的《樂叶圖徵》五鳳，在經過東漢末連續的「五色鳳」出現後的惡政以及王朝滅亡、三國「五鳳」改元後的災異等政治·歷史因素的影響下，轉換成「凶鳥」。故筆者認為，《樂叶圖徵》五鳳「作為凶兆」的成立時代，應是在三國「五鳳」改元事件之後。

<sup>25</sup> 筆者認為「發明·焦明·鸛鷖·幽昌」四鳥，因其本有「似鳳」特徵，故在漢代以後，於陰陽五行的識緯思想之下，和「鳳凰」配套而誕生「作為吉兆的《樂叶圖徵》的五鳳」。

<sup>26</sup> 針對王充《論衡》〈指瑞篇〉「孝宣皇帝之時、鳳凰五至、麒麟一至、神雀黃龍甘露醴泉、莫不畢見。故有五鳳神雀甘露黃龍之紀。」的記述，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說，「五鳳」之名稱即是採錄於「五方神鳥（發明、焦明、鸛鷖、幽昌、鳳凰）」。

<sup>27</sup> 比如「詩緯」。（請參考安居香山《緯書の成立とその展開》「詩緯よりみた緯書成立の考察」國書刊行會1979、堀池信夫「緯學詩說考」中村璋八編『緯書研究論叢：安居香山博士追悼』平河出版社1993等）。

另外，司馬彪和《三國志》編者陳壽為同時代人，三國吳的五鳳年間正為司馬彪的青年期<sup>28</sup>。故三國吳五鳳改元事件極有可能是司馬彪編輯《後漢書》〈五行志〉中關於「五色鳳」災異記載時，對其影響最大的事件。由此可知，司馬彪以在三國五鳳改元事件影響下誕生的《樂叶圖徵》凶鳥來解釋導至東漢王朝滅亡的「五色鳳」亦是凶鳥此論點，是有其脈絡可循<sup>29</sup>。

### (三) 宋·沈約《宋書》〈五行志〉中可見的三國吳「五鳳」改元

關於三國吳「五鳳改元」事件亦可見於沈約《宋書》〈五行志〉〈羽蟲之孽〉中：

- a. 吳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大鳥五見于春申。吳人以爲鳳皇、明年改元爲五鳳。
- b. 漢桓帝時有五色大鳥。司馬彪云：「政治衰缺無以致鳳、乃羽蟲孽耳。」
- c. 孫亮未有德政，孫峻驕暴方甚，此與（漢）桓帝同事也。
- d. 案瑞應圖，大鳥似鳳而爲孽者非一，疑皆是也。
- e. 吳孫皓建衡三年，西苑言鳳皇集，以之改元，義同於（孫）亮。（參見【資料II、2】）（引文所加之羅馬字與括號爲作者所加。）<sup>30</sup>

陳壽《三國志》只記載「孫亮治世由於五隻大鳥的出現而改元爲五鳳」的事實。對此，沈約《宋書》〈五行志〉採錄同一個五鳳改元事件並進而說明，b：以《後漢書》〈五行志〉中司馬彪認爲東漢桓帝時出現的五色大鳥是梁冀暴政之凶兆爲例，c：三國吳時出現的五隻大鳥也是孫亮不德，孫峻橫暴的凶兆，a：可

<sup>28</sup> 司馬彪的生卒年不詳，大致推測其於360年前後，約60歲去世。因此其應是246-360年間人。另外，還能確定其曾在泰始年間（265-274）擔任過秘書丞。據此可推算出三國吳的五鳳年間（254-256），剛好是司馬彪的青年期。

<sup>29</sup> 的確在《後漢書》〈五行志〉中，除此「鳳凰」外，還有許多由於「政治」因素而轉變爲「凶兆」的瑞祥誤解之災異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其災異例中量最多且最詳細的還是有關「鳳凰」的記載。

<sup>30</sup> 沈約《宋書》（中華書局，1996年）。



是吳人把它們錯認為鳳凰而改元為「五鳳」。e：據此認為孫皓時期鳳凰出現而改元之例亦為孫皓不德的凶兆。

由此可見沈約《宋書》〈五行志〉可說是繼承了《後漢書》〈五行志〉的五色大鳥記載。但是對照《宋書》〈符瑞志〉中有關「鳳凰」的記載，我們就知道《宋書》〈五行志〉的災害意識已經跟《後漢書》的不一樣了。

#### (四) 《宋書》〈符瑞志〉中可見的「五色大鳥」 ——「鳳凰」的瑞祥

《宋書》〈符瑞志〉可謂是收集從伏羲至宋明帝符瑞的歷代正史中最早的「符瑞」綜覽。另外，在《宋書》〈五行志〉中，亦有以東漢桓帝時因梁冀暴政而出現的五色凶鳥為例，來解釋三國吳時所出現的五隻大鳥，為孫亮不德的凶兆。然此事件在《宋書》〈符瑞志〉（【資料II、3】）中的記載卻是「漢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鳳凰見濟陰已氏。」「漢靈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鳥見新城，群鳥隨之，民皆謂之鳳凰。」五色大鳥在這兒被視為「鳳凰的瑞祥」。這意味著沈約《宋書》的災害意識已經和司馬彪的有了一定的差異。<sup>31</sup>

關於其與《後漢書》〈五行志〉的災害觀念之關係，更須注意的是上述《宋書》〈五行志〉中有關三國吳時五鳳改元事件的記載中被引用的「d、案《瑞應圖》大鳥似鳳而為孽者非一」此佚文（【資料I⑥、II2】）。在六朝時代王朝更替迅速的情況下，為保證王朝的正統性，「瑞應圖」於是應運而生。「瑞應圖」（或「瑞祥圖」「符瑞圖」），從其書名可知，其原來應附有「圖像」<sup>32</sup>，然現在我們所見的「瑞應圖」的圖像大都已亡佚，只留下了「經文」部分。且現在

<sup>31</sup> 佐野誠子在比較六朝志怪和《宋書·五行志》後指出，《宋書·五行志》基本上沒有如《漢書》《後漢書》〈五行志〉般熱心收集災異記載，且對其所收集之歷代災異並不加以批評。參見『《宋書》「五行志」と志怪書』（《桃の會論集三集·小南一郎先生退休紀年論集》2005）。

<sup>32</sup> 現存最早的瑞應之圖是漢代畫像石、石碑等石刻作品。至六朝中期，宋·宗炳〈瑞應圖〉、齊·庾溫〈瑞應圖〉等以《瑞應圖》為名的作品紛紛出現。

可見佚文僅有梁孫柔之《瑞應圖》、梁熊氏《瑞應圖》和梁顧野王《符瑞圖》。其中梁孫柔之《瑞應圖》「鳳凰」項目中，確實可見「大鳥似鳳而為擊者非一」此記載。<sup>33</sup> 現在還不清楚這和《宋書》所引《瑞應圖》是否為同一出處，但可謂是同一系統的瑞應圖。

#### 四、五鳳（發明·焦明·鸛鷖·幽昌·鳳凰）的圖像 ——參考六朝末·敦煌本《瑞應圖》

最後，筆者想根據六朝末的敦煌本《瑞應圖》（Pelliot 文書 No2683）【圖六】，<sup>34</sup> 來論述此四凶鳥的「圖像」。目前現存的「瑞應圖」之中兼備「圖像」和「經文」的最完整且為最早的是藏於法國國會圖書館的敦煌本《瑞應圖》。此圖卷上半為瑞祥圖，下半為經文，一般認為其經文繼承自梁·顧野王的《符瑞圖》<sup>35</sup>，並與唐·薩守真《天地瑞祥志》有關。<sup>36</sup>

在此敦煌本《瑞應圖》中，現存只有「龜·龍·鳳」三種鳥獸圖像，然須注意的是現存幾個鳳凰圖的第一幅中，標有「發鳴」此一名稱【圖七】。<sup>37</sup>

<sup>33</sup> 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孫柔之《瑞應圖》：「鳳凰仁鳥也、雄曰鳳、雌曰皇、王者不剝胎卵即至。大鳥似鳳而為擊者非一。鳳王者之嘉祉、負信戴仁挾義膺文（禮？）苞智、不啄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經羅網、上通天維、下集河洛、明治亂、見存亡也。」

<sup>34</sup> 有關敦煌本《瑞應圖》研究，除了六朝成立說（陳槃《古識緯書錄解題附錄·敦煌牘咸通鈔本三備殘卷解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十七本 1948）、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中華書局 1979）以外，還有盛唐說（松本榮一《敦煌本瑞應圖卷》，收於《美術研究》184：1965）以及中唐-晚唐說（《西域美術·ギメ美術館ペリオコレクションⅡ》〈九三瑞應圖圖卷〉解說 1995）。

<sup>35</sup> 陳槃《古識緯書錄解題附錄·敦煌牘咸通鈔本三備殘卷解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十七本，1948年）。

<sup>36</sup> 東野治之「豊旗雲と瑞祥」（《遣唐使と正倉院》岩波書店 1992 所收）。

<sup>37</sup> 敦煌本《瑞應圖》中，圖右上方有題名。據賀世哲考察，現存題名為：1-3 龜、4 靈龜、5 玄武、6 玉龜、7 黃龍、8 神龍、9 河圖、10 河書、11-12 河圖、13 神龍、

- ① 「發鳴」(發明)「狀似鳳皇。鳥喙大鷄羽翼大足脛。身仁戴智嬰義應信負禮。至則丘□之威。」
- ② 「□□」(幽昌)「狀似鳳皇。銳喙小頭大身細足脛翼若□葉。身短戴義嬰信膺仁負禮。至則早之感也。」
- ③ 「□□」(鸛鷓)「狀似鳳皇。鳩喙尊刑。身義信嬰禮應仁負智。至則之感也。計圖微。」
- ④ 「□□」(焦明)「狀似皇鳳。喙；不翼負尾。身禮戴信嬰仁膺智。」  
(翻刻自〈注34〉的松本榮一《敦煌本瑞應圖卷》。關於句讀部分，筆者則是參考《天地瑞祥志》所引《樂斗圖》所添加。)

歷來敦煌本《瑞應圖》研究中，並未對「發鳴」以外的鳳凰名稱進行過探討。<sup>38</sup>可是現在從③的經文最後可見的「計圖微」三字【圖八】，以及①～④經文近似《天地瑞祥志》所引《樂斗圖》經文（或《後漢書》〈五行志二〉劉昭注所引《樂叶圖徵》）等理由來看，筆者認為「發鳴」以外的三隻鳳凰名稱應是「幽昌」、「鸛鷓」和「焦明」【圖九】。並且就此卷的承繼關係來看，《天地瑞祥志》第十八〈禽〉中的「鳳凰」項之後被引用的「發明」、「焦明」、「鸛鷓」和「幽

---

14 青龍、15 黃虵、16 黑龍、17 白龍、18 黃龍、19-23 發鳴。圖下為文。有的有文無圖。共計存文 42 則。（賀世哲〈莫高窟第 290 佛傳話中的瑞應思想研究〉，《敦煌研究》1997，第 1 期）

<sup>38</sup> 關於敦煌本《瑞應圖》的經文中可見的原典比勘研究，有 1、小島祐馬《巴黎國立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所見錄（六）·祥瑞圖說殘卷》（《支那學》七卷一號 1933）；2、陳槃《古識緯書錄解題附錄（1948）》；3、松本榮一《敦煌本瑞應圖卷》（1965）；4、王重民《敦煌古籍叢錄／敦煌躺鹹通鈔本三備殘卷解題》（中華書局，1979 年）。而在我寫完這份論文之後，我才發現竇壞永《敦煌本《瑞應圖》識緯佚文輯校》（《浙江與敦煌學—常書鴻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一書中，以《後漢書》〈五行志〉劉昭注所引《樂叶圖徵》為比勘資料，推斷〈發鳴〉以下的這些缺名鳳凰之名稱。竇氏說：「1 小島、2 陳槃、4 王重民等三位學者皆未專門論及識緯佚文」。不過，竇氏未提及《天地瑞祥志》所引《樂斗圖》。

昌」等各項中的空白處，原應有如敦煌本《瑞應圖》中所見的四隻似鳳大鳥的圖像（【圖十】）。

## 五、結語

《宋書》〈五行志〉對五色大鳥的災異觀念表現淡薄，但在《後漢書》〈五行志〉中被作為「凶兆」採錄的「近似鳳凰五色大鳥」，已被作為「瑞祥」採錄於同書〈符瑞志〉的「鳳凰」項目中。然從六朝中期陸續編成的各種「瑞祥志（瑞應圖）」，比如敦煌本《瑞應圖》、唐《天地瑞祥志》等中，被放於「鳳凰」項目卷首的，並非「作為瑞兆的鳳凰」，而是《樂叶圖徵》（《樂斗圖》）的四隻「作為凶兆的近似鳳凰的大鳥（發明、焦明、鸛鷖、幽昌）」。<sup>39</sup>這也說明，對於政治動盪而憂心忡忡的六朝後期人來說，從東漢末至三國時代經常出現且引起災害（導致王朝走向滅亡）的似鳳的四鳥（發明、焦明、鸛鷖、幽昌），在有關鳳凰的瑞祥觀念中處於最重要的地位。

另外，以僅在敦煌·日本等中國周邊的現存「瑞祥志（瑞應圖）」為例證，六朝以來，經過多次讖緯書之焚書令而亡佚甚多的「瑞祥志」的鳳凰項目中，亦可能有這些四凶鳥。

然因讖緯書禁止令持續至隋唐時代，再加上災異說本身的衰落等因素，唐宋以後，對帶來災異的四鳳凰之記憶也逐漸淡薄。現在，從唐《北堂書抄》、《初學記》、《白孔六帖》、《冊府元龜》、《唐開元占經》、《唐會要》、《唐六典》、《唐禮部式》、宋《太平御覽》等以收集〈瑞祥〉為名之書籍中，亦不見這些凶鳥的記載<sup>39</sup>，或許原因在此。

---

<sup>39</sup> 關於這些書籍的瑞祥檢索，據《四庫全書》電子版。

【資料 I】

「五鳳」（發明·焦明·鸛鷖·幽昌·鳳凰）之記載和「五行」對照一覽

	五方	五色	五常	五音	凶事要素
①漢·許慎『說文』 〔鳥部／鸛〕（發明·焦明· 鸛鷖·幽昌·鳳凰）	○				×
②【『芸文類聚』引】 『樂汁圖』 （鳳凰）				○	×
③【『古微書』引】『樂緯』 （發明·焦明·鸛鷖·幽昌· 鳳凰）			○	○	×
④【晉·司馬彪『後漢書·五 行志』引】『樂叶圖徵』 〔五鳳 爲瑞者一、爲孽者四〕		○		←?→	爲孽者四
⑤【梁·劉昭『後漢書·五行 志』注引】『叶圖徵』 （似鳳有四、並爲妖）			○	←矛盾→	至則（旱疫：喪· 水：旱）之感也。
⑥【宋·沈約『宋書·五行志』 引】『瑞應圖』 （大鳥似鳳、爲孽者非一）					爲孽者非一
⑦【『玉函山房輯逸書』引】 梁·孫柔之『瑞應圖』 「鳳凰」（大鳥似鳳、爲孽者 非一）			○	←矛盾→	爲孽者非一
⑧【六朝末·唐·敦煌本『瑞應 圖』「鳳」引】『計圖徵』（發 鳴·□·□·□）			○	←矛盾→	至則（丘（兵）： 早）
⑨【唐·薩守眞『天地瑞祥志』 引】『樂斗圖』 （發明·焦明·鸛鷖·幽昌）	○		○	←矛盾→	至則（兵喪：水 之滅：旱疫：旱） 之感、爲（兵水： 早：旱）備也。

## 【資料II】

六朝史書和瑞祥志（瑞應圖）中可見的「五色鳥、鳳凰」出現例與吉凶判斷

	晉司馬彪『後漢書』「五行志二」	鳳·五色大鳥出現例	歷史的事件		(司馬彪之)吉凶判斷
西漢	③西漢宣帝· <u>五鳳四年</u> BC54	五色鳥羣翔殿	<u>賈逵以爲胡降徵也。</u> (賈逵傳·劉昭注：神雀再見改爲年號後、 <u>匈奴降服、呼韓入朝也。</u> )	吉	帝多善政、雖有過、不及至衰缺、末年胡降二十萬口、是其驗也。
東漢	③東漢明帝· 永平年間 AD58~73	五色鳥羣翔殿	(明帝紀：西南夷哀牢、儋耳僬僇……諸種、前後慕義貢獻。	吉	
東漢	②東漢章帝末 AD84~87	號鳳凰百四十九	時直臣 <u>何敞以爲羽孽似鳳</u> 、翱翔殿屋、不察也。 (五行志一)章帝章和二年夏、旱。時章帝崩後、竇太后兄弟用事奢僭。 (五行志四)是時章帝用竇皇后讒、害宋·梁二貴人、廢皇太子	凶	記者以爲其後章帝崩，以爲驗。 何敞以爲羽孽似鳳。
東漢	①東漢安帝延光三年二月 AD124	有五色大鳥、集濟南臺（五色大鳥）時以爲鳳皇。或以爲鳳皇陽明之應、故非明主、則隱不見。	a. 安帝信中常侍樊豐、江京、阿母王聖及外屬耿寶等讒言、免太尉楊震、廢太子爲濟陰王…… b. (安)帝之時、羌胡外叛、讒慝內興……	凶	a. 凡五色大鳥似鳳者、 <u>多羽孽之孽</u> 。…… <u>不愆之異也</u> 。 b. <u>羽孽之時也</u> 。 『樂叶圖徵』說、 <u>五鳳皆五色、爲瑞者一、爲孽者四</u> 。
東漢	④東漢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 AD151	五色大鳥見濟陰己氏、時以爲鳳皇。	此時政治衰缺、梁冀秉政阿枉、上幸亳後…	凶	皆羽孽時也。
東漢	⑤東漢靈帝光和四年秋： AD181	五色大鳥見於新城衆鳥隨之。時以爲鳳皇。	時靈帝不恤政事、常侍、黃門專權……	凶	羽孽之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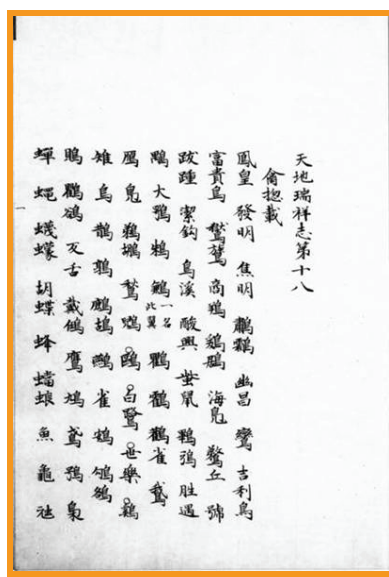
三國吳	陳壽『三國志』 「孫亮傳」 1. 三國吳· 建興二年十一月 <u>五鳳元年</u>	有大鳥五 見於春申。	…… <u>明年改元、五鳳元</u> <u>年、夏大水。</u> 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 <u>自殺。</u> 冬十一月星莠於鬥牛。	凶	
三國吳	2. 宋沈約 『宋書』 「五行志」 〈羽蟲之孽〉 三國吳· 建興二年十一月 <u>五鳳元年</u> AD254 三國吳· 孫皎建衡三年	大鳥五見於 春、吳人以爲 鳳凰、  西苑言鳳凰集、	…… <u>明年改元爲五鳳。</u>  …… <u>以之改元</u>	凶	(東)漢桓帝時有 五色大鳥。司馬彪 雲、政治衰缺無以 致鳳、羽蟲孽耳。 孫亮未有政、孫 峻驕暴方甚、此與 桓帝同事也。案 『瑞應圖』大鳥似 鳳而爲孽者非 一、疑皆是也。 ……義同於亮。
晉	司馬彪編輯《後漢書》〈五行志〉、引用《樂叶圖徵》「五鳳」			凶	
	3. 宋沈約『宋書』 「符瑞志」 <u>「鳳凰」</u> 東漢桓帝 元嘉元年十一月   東漢靈帝 光和四年秋	<u>鳳凰見濟陰已</u> <u>氏。</u> (cf 資料II□)  (cf 資料II□) 五色大鳥、見新 城。 羣鳥隨之、民 皆謂之 <u>鳳皇</u> 。	×	?	(cf, 『後漢書』 「五行志二」 「桓帝元嘉元年 十一月五色大鳥 見濟陰已氏、時以 爲鳳皇。」) ↓ 3. 『宋書』 「符瑞志」 「鳳凰」 「東漢桓帝元嘉 元年十一月鳳皇 見濟陰已氏。」 「東漢靈帝…… 五色大鳥、見新 城。羣鳥隨之、 民皆謂之鳳皇。」

蕭梁	●梁孫氏 『瑞應圖』 「鳳凰」	鳳凰仁鳥也。	×	【cf資料I□】 吉 / 凶 → (五常)	…大鳥似鳳而為 孽者非一。
唐	●六朝末-唐 敦煌本『瑞應圖』 「鳳凰」	發鳴，□，□， □，狀似鳳皇…	×	【cf資料I□】 吉 / 凶 → (五常)	…至則丘□之威。
唐	●唐 『天地瑞祥志』 第十八「禽」 (鳳) ……	發鳴，焦明， 鸛，幽昌，狀似 鳳皇…	×	【cf資料I□】 吉 / 凶 → (五常)	…至則(兵喪：水 之滅：旱疫：旱) 之感、 為(兵：水：旱： 旱)備也。

【圖版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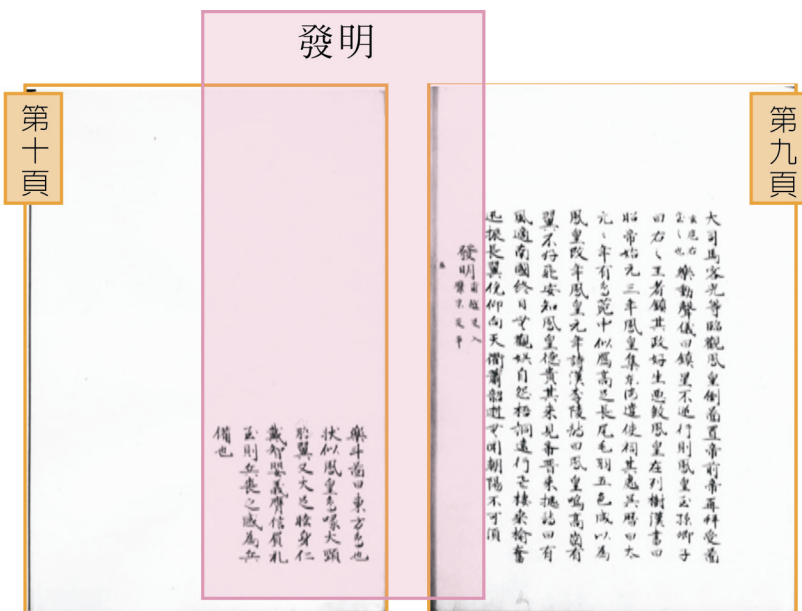
圖一 日本前田尊經閣文庫本《天地瑞祥志》第十八〈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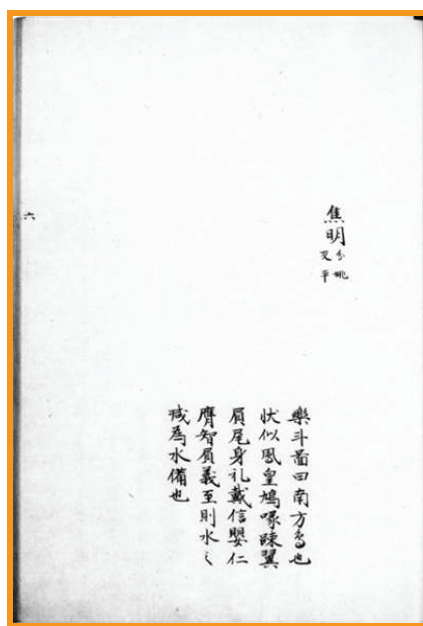
圖二 日本前田尊經閣文庫本《天地瑞祥志》第十八〈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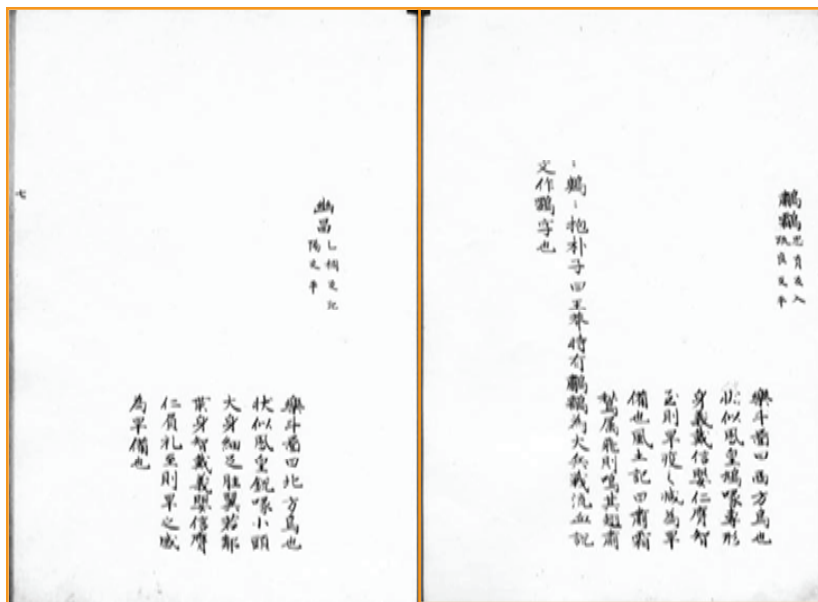




圖三



圖四



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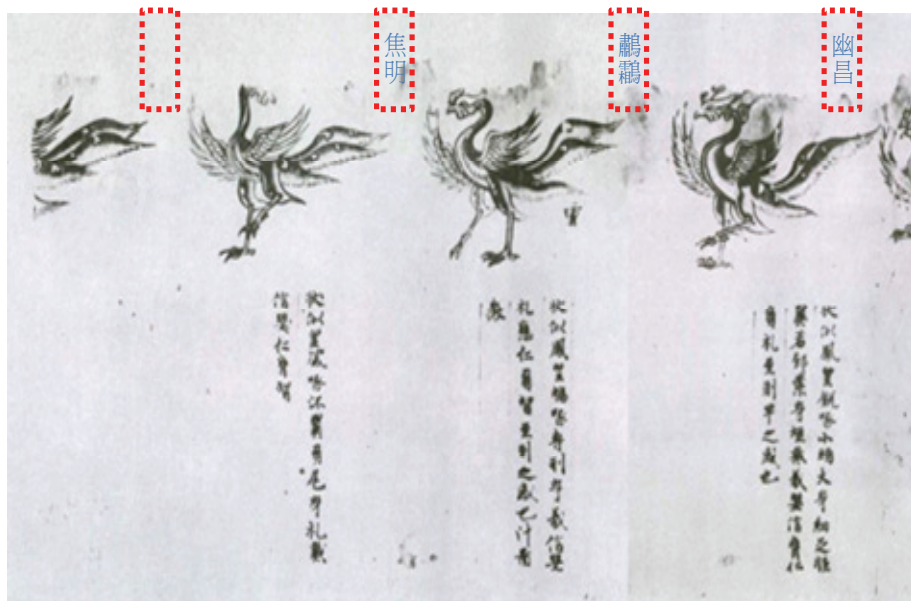
圖六 敦煌本《瑞應圖》 Pelliot 26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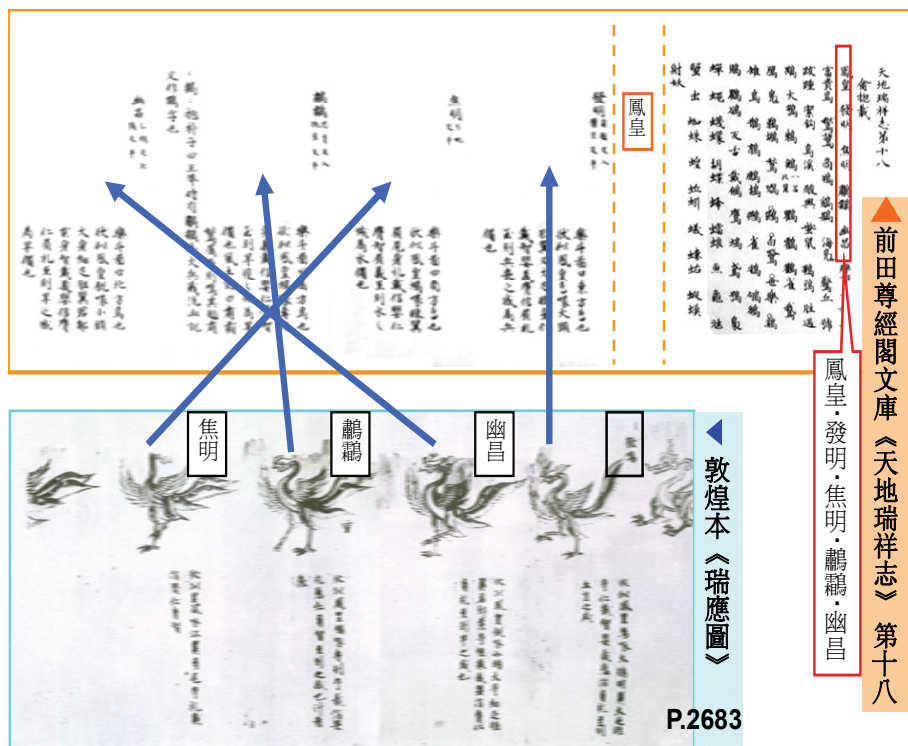
圖七



圖八



圖九



圖十 \* 上半 前田尊經閣文庫本《天地瑞祥志》第十八〈禽〉〈目錄〉和〈發明、焦明、鸛鷓、幽昌〉的記載  
 \* 下半 敦煌本《瑞應圖》(Pelliot 2683)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圖版出典】

- [1-5,10] 前田尊經閣文庫本《天地瑞祥志》第十八〈禽〉
- [6,7,9,10]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 [8] 安居香山《緯書と中國の神秘思想》(平河出版社 1989)

附記：此論〈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費補助金(若手研究B)：2010 個人研究〉贊助下之成果。

